

三十年來之上海續集（花雨繽紛錄）

錢化佛口述
鄭逸梅撰

引言

從前靈光法師講經，感天雨花，當雨花時，繽紛紛紛，嬌嬌妮妮，這是何等境界？何等色采？鄙人因此拈着這「花雨繽紛」四字作為標題，無非借此點綴，好比人的取名，叫「冠倫」的，未必其人能超羣出衆；叫「彭年」的，未必其人能壽臻耄耋；那是叫叫罷了。鄙人取這標題，也是取取罷了。這裏面，有的講清末民初的文人藝士，三教九流，有的講黨國珍聞，要人秘史，有的講數十年前的衣食住行，以及種種娛樂，有的講異域風光，殊邦習俗，耳濡目染，萬象包羅，甚至講講鄙人的革命生活，戲劇生活，丹青生活，或借此發發牢騷，訴訴愁苦，想到就講，講到就錄，沒有範圍，無所顧忌，可是意存忠厚，褒多貶少，鄙人的脾氣，素來如此，是不容勉強的。這部書彷彿是畫家的錦灰堆，什麼殘書破帙，質票郵券，樣樣可以作為畫材；又彷彿是肴饌中的紅雜拌，雞魚海參，肉丸蛋皮，統統可以裝進去，成為滿滿的一盤；又彷彿是白頭宮女，閒坐古行宮前，說玄宗的往事；又彷彿是潯陽江頭的琵琶女，低眉信手，彈訴生平；又彷彿是柳麻子當年，被酒說賽南侯，歎歎灑泣，無聊不平之氣，藉以洩吐；又彷彿是放流澤畔的屈大夫，以美人香草，寓其纓戀懷繫；又彷彿是馬遷述往思來，通其鬱結。鄙人這部書具

體而微，或許能博得讀者諸君的一粲，但鄙人見聞有限，目所未及，耳所未聞，以垂遺漏疏誤，在所難免，尙祈讀者諸君加以指正，這是鄙人非常感盼的。

社會百面觀

佛家有色相之說，華嚴經：「無邊色相」，戲劇的化裝，無非揣摩色相罷了。鄙人遊戲三昧，曾一度獻身戲劇界，有時袍笏登場，居然爲廊廡之宰，有時塗了白鼻子作小丑，借此發洩我胸中塊壘，有時爲時裝新劇，對於社會諸色人等，必須細加體會，才能傳神阿堵，博得觀衆的叫好，那時大馬路浙江路口先施公司對面，有五雲日昇樓茶館，據鬧市中心，鄙人爲揣摩上中下諸色人等的狀態動作，總是每天在日昇樓沿陽臺泡一壺茶，冷眼旁觀，從形形色色中悟出個妙理來，化裝攝影，成了一百幅，題爲社會百面觀，當時擬鑄版印行，後來沒有成爲事實，敝箱中尙存有胡寄塵一短序，如云：「夫人之忠奸賢愚喜怒哀樂，存於心者也，然而忠者賢者，人見而知其爲忠爲賢，奸者愚者，人見而知其爲奸爲愚，即以一人論，喜怒哀樂，亦莫不蘊於心而見於其面，人人之心不同，即人人之面不同，一人之心時時不同，即其面時時不同，然則面之不同，實由於心之不同，蓋自然之理也，若本屬一人，既無忠奸賢愚之別，非關感觸，復無喜怒哀樂之分，而能幻出百相，各不相同，如錢化佛者，其技亦奇矣，人謂化佛善變其面，吾謂化佛善變其心，其人屬於何人，面即幻出何相，不必勉強，自然得神，此化裝之秘術，而演劇家之神技也，唯化佛能之，昨遇化佛於民鳴社，出彼之社會百面觀示余，囑爲之序，百面觀者，化佛

所攝之巨影也，忠奸賢愚哀樂無不備，而無不肖，則以證之前說，愈可信矣。」至於照片留下的或飾舊官僚，或飾老學究，或飾劉姥姥式的村嫗，或飾卓別麟式的滑稽家，還有一幀，鄙人把身軀藏匿着，祇露出一顆大好頭顱，彷彿遭着斬割般，兩邊列着炮彈和槍彈，形狀是很可怖的，這幀會由范君博取去，刊印在遊戲新報上。

訪張維翰之一幕趣劇

這時鄙人尚在大舞台演戲，忽地雲南昆明市長張維翰到上海來，因為滇南一帶的災情很重，餓殍載道，打算在上海募集一注巨款，以救災黎。戲劇界演義務戲，當然義不容辭，大舞臺方面就委派鄙人去做代表，和張維翰市長接洽，原來戲劇界智識份子較少，蜀中無大將，鄙人就應化作先鋒了。探聽得張市長上海臨時寓所，在霞飛路泰辰里，鄙人就雇了一輛人力車前去，找到了門牌號數，便逕自進去，不料門前有個趕武夫攔住，鄙人給了他一幀名片，說明我是向張市長接洽演義務戲的，那人才放鄙人進去，鄙人留心瞻望，似乎後門也有人守衛着，戒備森嚴，這是官場的慣例，不足為怪。鄙人在客堂裏等着等清，不見主人下樓，鄙人不耐煩催問那門卒，門卒回答說：「主人正在樓上會客，談要緊事，請你多等一回。」鄙人十足枯坐了一個鐘頭，會不到市長，才向門卒說：「今天市長很忙，鄙人也有些事，不能多耽擱，明天再來吧。」明天報上登載着，某日某時，雲南市長張維翰寓被盜，由兩盜把守前後門，四竄上樓，把市長和市長夫人禁閉在亭子間中，細細搜查，劫去市長夫人的衣物首飾，和某團體交來的

賑款，計若干萬元云云。鄙人才恍然大悟，昨天前門的武夫，後門的守衛者，都是強盜，鄙人的一張名片，交給強盜手裏，幸而這時沒有警察來，否則雙方開槍，鄙人夾在裏頭，這是何等的危殆，就是不開槍，盜束手受縛，警察也把鄙人認為盜匪一流，捉將官裏去，豈不鬧成笑話。張維翰在民五之際，雲南起義，他參加討袁，其時龍體乾受着袁命，糾集土司萬餘人，擾亂地方，張率軍警抵禦，血戰三日夜，身負重傷，功蹟很偉大呢。

古今東帖展覽大會

「千年文書好合璧」，這是一句俚語，鄙人是俚語的奉行著，什麼東西都要藏起來，老婆很討厭這許多廢物，鄙人却視為至寶。在抗戰的時候，難民載道，哀鴻遍野，鄙人便和袁德昌，徐寄廩，馬公愚，陳鶴琴，黃警頑一班同志，籌備古今東帖展覽會，附設古錢郵票捲煙畫片徽章，假甯波同鄉會四樓舉行，期限七天，把門券收入，完全充作濟難經費，當時有丁福保，嚴謬聲，舒新城，沈百英諸子贊助一切，我們越發興高彩烈，各出所藏，公開陳列，計文很多，如黃克强的，孫總理的，曾農髯的，葉鴻英的，王一亭的，聶緝渠的，劉半農的，黃楚九的，史量才的，盛杏蓀的，蔣百器的，梁燕孫的，丁甘仁的，黎元洪的，康有為的，徐寄廩的，那琴軒相國的，哈同的，周夢坡的，尤以周夢坡這份最考究，計四厚冊，裝成一套，內多珂羅版書畫，所以在周夢坡開弔的時候，有許多和周素昧平生的，臨時送奠儀二元，目的在取一份名貴的訃告，此外很引人注意的，有孫總理新年茶會請帖，孫總理名片，袁隨園

名帖，陝西巡撫張祥和諸安奏帖，清末翰林黃體芳拜帖，蔣委員長請帖，俞曲園謝帖，陸潤庠殿撰父母雙慶壽帖，都是很有價值的文獻。總理茶會請帖，是周蘭階保藏的。當民國十一年冬，總理由粵來申，十二年新正，邀了幾位親信老同志在莫利愛路寓邸，談談衷曲，請帖就是這時發出的，蘭階寶貴的了不得，革命歷史博物館邵元冲屢向徵求，蘭階不忍割愛呢。賀年片陳列有一萬數千張，分十六大類，大概外國的多，中國的少，古錢是丁福保老先生的出品，上自周秦，下迄明清，旁及日本朝鮮安南琉球等國，共十六盒，形形色色，無不俱備，至於郵票方面，收藏家張庚伯因開會時，適值霽令，郵票背面膠質，極易損壞於潮濕空氣中，珍貴的不能陳列，觀眾認為美中不足哩。

靜安寺路的法苑

太虛法師此次來滬，卓錫玉佛寺，應各界的請求，公開講經，貝葉蒲團，慈雲法雨，一般善男子，善女人，大有徼斯人吉誰與歸之概。可是到底上了年紀，精神遠不如前，連講了若干天，感覺疲乏，又復血壓升高，就聽了醫生的誠言，從事休養。鄰人認識他尚在抗戰之前，方外之交，很為投契，所以時常去望望他，和他談談，最近又和他合拍了一張照片，留置座頭，有如朗月照臨，高風吹拂，塵心俗慮，錫棄得一乾二淨，其快慰，真不可以言語形容。記得其時尚在民國十六年吧！太虛在靜安寺路一百五十二號設立法苑，為中外信佛人士的集合地，常到那兒的，如玉一亭，章太炎，但懋辛，丁仲祐，胡樸安，黃懺華，黃警頑，狄楚青一班居士，鄰人當然也是入幕之賓，太虛提倡新僧運動，因此法苑的佈

置和尋常的梵宇禪寺不同，入門爲一花園，園後華屋三層，會場設在下面，中層爲佛殿，上層爲新僧修持室，法苑的宣言，出於太虛手筆，略云：「今世窮奢物質，極欲競爭，形體疲於奔命，精神失其宗主，本苑宏揚佛化，實行佛事，使存者生活裕如，逝者往生淨域，而共得精神之安慰。」開幕時，即由鄭人和王一亭開一佛畫展覽會，并石印鄭人所畫的觀音像，贈送來賓，佐以佛化音樂，悠揚動聽，太虛會赴日本東亞佛教大會，攝有電影，即放映給來賓觀賞，當時就有人提議辦佛化電影劇社，議決：由鄭人和黃懺華陳秉良籌辦；又擬辦東方文化研究院，議決：由但懋辛，唐大圓，鄭立三，張純一等，擇地籌備；又世界金卮字會，收容兵區難民，議決：推王一亭，李佳白，包壽欽等籌備；最有趣的，法苑中舉行過一次佛式結婚，新郎王明福，安徽太平人，向在漢口經商，很有名望，性慈好佛，長年茹素，在那兒創佛教會，此次來滬，重續鸞膠，新娘劉德超，籍隸江西，和王旨趣相同，一經撮合，便結爲夫婦，結婚時，新郎穿玄色呢嘰西裝大禮服，左手套念珠一串，禮堂中供玉觀音像，桌上鋪以金線繡成佛字之毯，并有黃緞領轎二，上書信士王明福信女劉德超，上印鈴記，新僧凡六，御淺色袈裟，於磬鼓聲中，宣誦佛號，太虛居中，爲之證婚，如此儀式，洵屬別開生面呢。

老伶工趙小廉之幸運

記得蘇州彭家，祖孫狀元，祖孫中間的某甲，他雖庸庸碌碌，可是享盡了福氣，他向父親說：你的父親，不及我的父親，他又向兒子說：你的兒子，不如我的兒子。某甲真是個幸運者，老伶工趙小廉的

幸運，却也值得稱述。鄙人混在戲班中有年，當然和小廉很相熟，他是武生，可是功夫平庸，毫不出衆，他的父親松壽，在老天仙戲院做後臺經理，并敲搭鼓，敲搭鼓在場面上是佔着最高的地位，人家都要巴結他，小廉有着父親的靠山，處處襯托，居然走紅，所以此中有一術語，叫做會吃，戲飯，不會吃，氣飯，小廉所吃的，確是標準的戲飯，況且觀衆內家少，外行多，所謂行家難鬥道，籬笆（即外行）看熱鬧，小廉海派作風，注重熱鬧，再怪受着觀衆的歡迎，談不到真巧工夫了。那時四大金剛之一的林黛玉，飛揚蕩佚，不可一世，但對他卻垂着青眼，兩人纏綿有年，老天仙停閉，小廉的兩個兒子出道，一個是小小叫天，一是大大奎官，他的妹子嫁小萬蓋燈，是著名的武旦，演蝴蝶夢，翻幾隻檯子，跌撲功夫，非今日的一般武旦所能企及，小廉從小在家納福，安安穩穩，做着老太爺。端午橋在南京籌備南洋勸業會，除陳列各省的物產，和設着藝術館，武備館，水族館外，附有娛樂場所，由虞洽卿擔任新劇場的前臺經理，後臺經理是三麻子，唱紅生，名動大江南北，物色人才，邀了小子和夫，大大奎官隨着同往，小子和是唱旦的，缺一小生，大大奎官本是大面，就改爲小生，易稱趙君玉，在前清君主專制，伶人的名，不敢擅用君字，君玉不避忌諱，却是第一人呢！和小子和配着，珠聯璧合，相得益彰，君玉便一躍而爲紅角。南洋勸業會結束，回到滬上，進三洋涇橋新劇場，仍和小子和同班，演血淚碑，南社祭酒柳亞子，和一班詞人墨客，大捧而特捧，血淚碑連演了幾月，賣座不衰，後來君玉入新新舞臺，改爲旦，其時新新舞臺毛韻珂和夏月潤演新茶花，君玉就和趙如泉演新新茶花，旗鼓相當，競爭很烈，趙小廉受着兒子的供養，舒服異常，沒有事做，攜着繡眼範，到茶館裏去喝喝茶談談天，既而事變遽起，君

玉和幾位戲班中人到四川去，小康已六十餘歲，不耐跋涉，留在上海，初時，君玉尚匯寄錢來，後來匯寄不通，很不便利，小康經濟漸感拮据。有一次，鄙人到天蟾茶樓，恰巧和他晤見，這時他住在二馬路大慶里，那是陳霖生的房產，小康因君玉的錢沒有來，青黃不接，欠了三個月租金，陳霖生要和他涉訟，小康正在躊躇，見了鄙人，他就想到陳霖生很聽關炯之的話，鄙人和關炯之很有交情，便托鄙人轉懇關炯之向陳霖生說情，過了幾時，小康死於滬寓，君玉也在昆明逝世。

周作甫按脈知命

世上不乏奇人奇事，可是耳聞者多，目覩者少，鄙人却親自遇見過數次，說來很有趣味。有一位朋友，他能隔着衣袋，聽見人們袋中的時計，說出幾點幾刻幾分，孰快幾分，孰慢一刻，孰已停止不走，停在什麼時候，毫不錯誤。又雲間朱孔陽，工書善畫，是一位鑒賞家，他有一種特技，人家所寫的字，他見了能斷定壽夭通塞，很是應驗，稱爲相字，他和郁達夫范煙橋，都是同學，從事教育事業，現在他到杭州去做公務員了。某年，淡水廟的持松法師，他是研究密宗的，在廟中舉行一次祈禱會，皈依的很多，一天十餘桌，非常熱鬧，鄙人對於弘法頗感興趣，也去參加，同座的熟人居多，素脩又很可口，連去了兩天，在第二天，正在進餐的時候，有人指着鄰桌的一位說，這人姓周字作甫，他能按脈，知道人家的妻財子祿，鄙人想：按脈是醫生的慣技，藉此以診病症，和妻財子祿毫無關係，他怎能從脈息上探知呢？這恐怕是江湖訣，靠不住，那人從鄙人神色上，知道鄙人抱着懷疑態度，不輕相信，於是就對鄙

人說：「周作甫供職金城銀行，人很純正，絕對不是江湖術士，既不賣錢，當然用不到欺人，他的確有道理，你如不信，飯後不妨試試。」鄙人爲好奇心所驅使，既撤席，就託人代爲介紹，請他按脈，且暗囑那人，祇說鄙人的姓，不要把名兒告訴他，那人一一照辦，周作甫既經熟友介紹，便按着鄙人的脈搏，一按再按，似乎考量了一回，才慢慢地說：你這脈，和尋常人不同，從脈上探索，你的個性，倔強高傲，那就談不到金錢，發財今生沒有份，子有三個，或多至六個，鸞膠三續。鄙人聽了很爲驚訝，原來他所說的，全是鄙人經過的事實，既散，鄙人有事去訪蔣竹莊，無意中談到按脈知命的頑意兒，竹莊博洽多聞，他就告訴鄙人說，這是太素脈，由來很古，但久已失傳，不知周作甫從那裏學來？到了明天，鄙人到金城銀行去訪候他，鄙人才把名兒告訴他。他說：昨天我祇知你錢姓，不曉得就是化佛先生，久仰大名，失敬失敬。鄙人和他謙遜了一回，便問他這按脈有什麼名稱，他說：這是古法，叫做太素脈。鄙人覺得和竹莊所說，恰相符合，就索性問他從那裏學來？他說：他一向在北方，供職北京金城銀行，最近始到上海來，在北方時，遇到一位和尚傳授給他，這按脈必須細心體會，凝神懸想，比醫生診察病源，要難上萬倍呢。這事距今已好多年了，不知道那位周作甫是否任着舊職，或已寄跡他處，回憶前塵，正深懷繫哩。

力社席上談禪機

文人結社，大概是步着釋家的後塵，相傳晉慧遠法師在廬山虎溪東林寺，集緇流慧永，慧持，道生

輩，暨名儒劉遺民，宗炳，雷次宗，周續之等，凡一百二十三人，建誓於彌陀佛像前，同修西方淨業，以寺植白蓮，故名白蓮社，亦稱蓮社，我們許多丹青同志，也有社的結合，力社便是其中之一。力社發起人有數十位之多，鄙人也是發起人的一份子，這時尚在抗戰之前，假大新公司畫廳，舉行一次盛大的展覽會，從開幕到閉幕，凡十六天，哄動了整個的社會，美國的美術文化考察團，南洋的觀光團，以及英國俄國日本的藝術界，各國公使領事，紛紛的前來參觀，一致的加以好評，胡伯洲主持中華畫報的筆政，特來會選擇了張聿光，陳樹人，張書旂，洪庶安，徐悲鴻，胡藻斌，和鄙人的佛畫，共三十多張，用三色版和影寫版印在畫報上，又由求益書社製版印成畫輯，很能引起人們的審美觀念，當時標值大都每幅數十元，最高的代價，爲胡藻斌的虎，每幅一千元，來會觀賞的，爲之咋舌，可見當時物值低廉的一斑，參加的書畫家，除上述諸子外，尚有田寄葦，湯定之，梁子真，袁松年，張小樓，黃賓虹，俞劍華，汪亞塵，何香凝，周鍊霞，顧青瑤，馬公愚，李健，高尚之，鄧蘅翁，許士騏，朱屺瞻，潘天授，吳青霞，謝公展，林介如，劉偉山，熊松泉，柳漁笙，馬企周，姜丹書，應野萍，還有一位陳澄源，別號八閩居士，他是小說家林琴南的外甥，早歲聽鼓都門，館於琴南處，藝乃大進，他一人出品三十多件，可謂獨多。在會期中，鄙人天天到會，記得某日王一亭來，他和鄙人大談其佛畫，他說，畫和禪機有關，畫之入手，必以形似，由形而生情，由情而得神，既得了神，那麼逸趣橫生，不但精雅，而且通靈，禪機即隱伏其中，所以古之善畫者往往喜研佛理，以禪參畫，以畫參禪，唐朝的王摩詰，便是明證，須知參禪非智慧不悟，參畫亦非智慧不化，畫和禪本屬一理，畫入神品，而後無所謂骨法，像形，傳

采，位置，摹寫，更無所謂氣韻，無非造物的化機而已，鄙人聽他妙論，佩服得五體投地，說道真是生公說法，頑石爲之點頭呢！從此益發堅強鄙人畫佛的決心，況現今世上，殺機大開，和佛旨大相背悖，鄙人的畫，雖不能盡納人於華嚴楞伽之中，然人們對此尺幅，得參禪機於一刹那，也不枉有功哩。

人才濟濟之停雲社

黨國元老胡稚暉來滬後，卜居呂班路，定齋潤例，實行賣字，鄙人曾去訪過他老人家多次，見書件堆積累累，可見他的賣字生涯，尙不惡呢！他是停雲書畫社的老前輩，就有人慫恿他提倡重興停雲社，他老人家近來對於國粹藝術，頗感興趣，因此重興停雲社，很表同情，登高一呼，衆山響應，在最近期間，不難成爲事實哩。記得其時滬上的書畫社，南市豫園有書畫善會，北市有題襟館，和停雲社成爲三鼎足，書畫善會，由錢吉生，高聶公，黃克明主持，題襟館爲王一亭，何詩孫，吳昌碩，吳東邁，哈少孚，吳待秋，徐星洲諸子所組織，設在交通路，後來沒有經費，勢將中輟，經館中諸友商量辦法，節省開銷，維持到底，便遷至汕頭路俞語霜家裏，語霜體很肥碩，不修邊幅，見了人總是笑嘻嘻的露出了幾隻焦黑的牙齒，無話不談，家裏煮着酒餚，就搬出來和客同飲共餐，於是賓至如歸，有畫孟嘗之號，梅蘭芳一度想拜他做老師，可是沒有差費，語霜一病而死，拜師事只得打銷。停雲社設在法租界麥底安路明德里內，發起人是李懷霜，任董叔，唐吉生，洪庶安，呂海昌，朱立我，蔡逸民，蔡鴻文，鍾祖培，何企岳諸子，都是語霜的摯友，所以語霜也是停雲社的中堅，一時書畫家如：田梓琴，于右任，吳稚

暉，張薄泉，王一事，朱彊村，吳缶廬，曾農鬚，鄭蘇戡，黃賓虹，賀天健，吳仲熊，宗履谷，張石鵬，張臥禪，張聿光，樓辛壺，郭和庭，天台山農，和鄙人，都去參加，還有女畫家吳淑娟，濟南慘案中的蔡公時烈士，都是社友，社中沒有社長，一視同仁，所以意見融洽，非常有趣，那年吳缶廬八十大慶，吳寓北山西路吉慶里，以地位尙欠寬展，設壽堂於對字之絲繭公所，他自己做了三律自壽詩，停雲社諸子都去道賀，田梓琴，任董叔，有和章祝頌他，呂海昌，郭和庭，樓辛壺，宗履谷，吳仲熊，畫着大青綠山水，鄙人畫着無量壽佛，用以點綴四壁，壽文孫乙盦撰，由朱彊村親書，洵上公子袁寒雲粉墨登場，串演小宴一折，荀慧生演麻姑獻壽，停雲社諸子，知道鄙人混跡梨園有年，勸鄙人也來一齣助興，鄙人以此調不彈已久，婉言謝却，如今諸子謀着重興，或許能憶得這回事呢？

民初蓬勃之新劇社

表演新劇，在民初真時髦極了；此中不乏應運而起的人才，熱熱烈烈，博得社會人士的歡迎，鄙人當時濫竽其間，凡若干年，在我個人的歷史上，佔着重要的一頁。記得最初是春陽社，它是臨時性質，逢到表演，就借外國戲院舉行數天，當時一班新青年，趨之若鶩，又社會教育團，場所在南陽橋，中堅分子，爲徐半梅和龔曼翁，半梅就是小說家徐卓呆，梅字一作霖，他署卓呆，不是梅字的一半嗎？於此也可見他的匠心，又文藝劇場，在張氏味莼園曠場上搭一棚，表演名劇「愛海波」，主角是管海峯和一位爲革命而犧牲的王鍾聲，又鳴社是張石川主持，在大馬路已閉歇的光華電燈公司樓上，表演恒娘，很

是賣座，有時也兼演舊劇，又民鳴社的西太后，皇帝夢，那是顧無爲查天影的傑作，地址在大新街中法藥房對面，現在顧無爲健好如舊，查天影却已歿世了！查天影在當時是很出風頭的名旦角，老了丰采減損，投入共舞台做配角，潦倒以死，這是很可惋惜的。又新民社在石路五馬路口，即老天仙戲院原址，鄭正秋張冷兒，表演惡家庭，有人說，這是正秋家裏的事實，他心中憤慨，才把它編排出來，他是潮州人，土行的小開，投稿「民立報」撰麗麗所劇談，開刊物上登載劇評之端，和毛韻珂潘月樵很相熟，認爲舊劇不合時代潮流，因取名藝風，現身說法，針砭社會，登報宣言，一不做小開，二不做名士，三不做託者，四不做議員，五不做志士，六不做政客，七不做商人，從今以後，情願獻身劇社做個戲子，他的拿手戲如黃老大說夢，護刺袁世凱，唱五更調大罵日本人，又義丐武七，他飾武七，鄰人飾丁二爺，又張文祥刺馬，他飾馬新貽，顧無爲飾張文祥，鄰人飾忠直黑面的寶一虎。可是他烟癮很大，在演劇時不能吸，特地預備兩片雪片糕，把烟夾在糕中，在下場上場時吃了過癮，後來做笑舞台老闆，又到嘉興漢口去，鍛羽而歸，回到上海，做大同交易所也不順利，結果進明星影片公司，生活才安定，又春柳社，在拋球場謀得利洋行弄內，演不如歸，紅樓夢，主演的是醫師陸露沙的哥哥陸鏡若，曾在湖北做官的管小髭，一馬絳士，一吳我尊，都是日本留學生，頭腦很新穎的，又開明社，也是臨時借戲館的，主演的有社會教育家李君磐，有新文藝名家劉半農，有壽春童齋劇談作者蘇少卿，那時他尙名寄聲唎，又啓新社，有高梨痕，後來他在明星公司做過多年電影演員，現在他到東北辦農村去了。又民興社在洋洋涇橋吉祥街口，人才有蘇石癡，梁一笑，許靈隱等，又扶風社在老北門弄內，是商務印書館辦的，主

演有林夢鳴，有迪智羣，有溫亞魂，是漢口來的，臨時在大新街借戲館表演，又進化團，有汪優遊，任天知，優遊善做社會小說，署名汪仲賢的就是他，也已逝世有年了，又女子新劇社，在老拉坡橋下，主演有林如心謝桐影，如心今已爲半老徐娘，桐影是彈詞家謝少泉的女兒，當時風頭都是很健的，又少年宣講團，在老西門，由汪龍超等主持，流動表演，不賣票，完全義務演出，自經事變，該團的屋址，遭着兵燹，燬去無存了。

七位英雌

一自男女平權，有了英雄，也就有英雌，那英雌的氣概，不在英雄之下，簡直有造時勢的可能，真是非常偉大，可欽可佩。一、唐羣英，是湖南人，字希陶，民初爭女子參政權激烈得很，和張惠風最爲投契，惠風留學日本，歸國後，辦女子手工實業兩校，又提倡國貨儲金救國諸事，到處演說，惠風逝世，唐馳書柳亞子，請他作傳，原來唐和張都入南社籍哩，唐的詩才，橫逸有奇致，如過洞庭湖有感兼贈陳漢元云：「旭日初升曉霧開，洞庭波起斷頭臺，不堪回首當年事，贏得功成血戰來。」「歸心如箭繫舟難，滿載豪情渡岳關，此去長沙知未遠，好攜朋舊話家山。」舟泊岳州城下登岳陽樓晚眺云：「君山突起水濤迴，山色湖光照眼開，不訪純陽大仙呂，何常共我醉三回。」南社集中載着他的詩什，傳誦一時。一、秋瑾，鄰人和她有一面之雅，她的服裝不中不西，不男不女，有時穿了軍服，控馬疾馳，舊社會中人見之大不爲然，但她率性而行，不稍改易，她自幼許婚湘人王延鈞，生一子一女，她的女兒王璦芝

，善舞劍，國學頗有根底。王延鈞是個官迷，頭腦很頑固，不贊成秋瑾的行爲，便和她離婚，經人調停，分家產各自爲謀。秋瑾得了這筆資財，才能東渡留學日本。秋瑾善詩，記得其一絕云：「黃禍源溯浙江潮，爲我中原漢族豪，不使滿胡留片甲，軒輊依舊是天驕。」把這詩作爲光復會職員的支配表記，至於就義時，她所書的「秋雨秋風愁煞人」，這不是她的詩，在乾嘉時某詩人的集中就有那麼一句，大概她記起這句，覺得恰和環境相合，才寫了出來。她死了，她的盟姊徐自華爲她營葬，并撰鑑湖女俠傳，藉以表揚，王璟芝更蒐集亡母之詩，爲秋俠遺草，由中華書局出刊。一、林宗素，她是女子北伐隊司令，能文章，有一篇討胡虜檄，很爲富麗出色，她的照片，在民初冬雜誌中紛紛的登載。一、沈佩貞，她和宋教仁爲政黨之爭，動手把宋教仁攔了一記耳括子，英雌之名，轟動一時，她喜歡戴墨晶眼鏡，鄙人曾見過一面，後來她死在上海，白龍山人爲理喪事。一、褚鐵華，她是褚輔成的妹妹，辦女子新劇社，幹練不讓鬚眉，聽說死在北平。一、舒惠貞，她有鑒舶來品暢銷，國貨大受打擊，她大聲疾呼，組織國貨維持會。一、徐宗漢，在粵南辦一中學，黃花岡之役，黃克強爲是役之主力者，七十二人被殺，克強爲漏網之魚，徐宗漢匿藏克強於校中，後來就嫁了克強，其人白白胖胖，很有豐采呢。

一百三十六歲的奇人

這一位一百三十六歲的老翁，簡直可當得奇人二字的稱呼，鄙人據實講述，或許讀者諸君認爲鄙人在作劍俠小說式的神話哩。這老翁姓劉，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，因爲他的行徑，神出鬼沒，所以都稱他

劉神仙，他是河南人，操着四川話，足跡又常在陝甘一帶。有一年，他到上海來，鄙人不認識他，也不知道他的行逕，不意一天鄙人在家繪畫，老友蔣竹莊，和一位大學教授某君來舍訪談，鄙人當然殷勤招待，談了一回，竹莊說，你知道劉神仙這人嗎？鄙人答着不知道，竹莊說，這位劉神仙年紀一百三十六歲，馬相伯楊草仙所望塵莫及。他於洪楊時代，曾晤過石達開，其人現在居住薩坡賽路徐朗西公館中，我和某君深慕他的大名，很想和他一見，可是我和徐朗西素昧平生，不敢貿然從事，知道你和朗西甚爲熟習，能否請你介紹一番，然後和劉神仙接談，庶免唐突。鄙人聽了，也爲好奇心所衝動，便說容鄙人先去和朗西接洽，接洽後，再給回音，鄙人立刻驅車趕到薩坡賽路徐公館，向朗西說明情形，朗西說，竹莊先生，素所欽佩，能駕臨一談，甚爲欣幸，但這位劉神仙一早出去，往往深夜回來，非預先約定時間，恐不易會面。鄙人就說，那麼明天早晨前來拜見這位劉神仙如何？彼此說定了，鄙人給了竹莊回音，明天一早集合了前去，見這位老翁白髮飄蕭，蒼癯似鶴，可是精神矍鑠，確具異稟。竹莊研究靜坐養生之道，因問他健康長壽的方法，老翁道，我不知道什麼，我祇知道吃，喝，拉，撒，睡，解決了這五項問題，什麼都不管。後來我們談到石達開，他說石達開三十六歲，患肚瀉病死，他座頭懸一葫蘆，貯有丸藥，小如六神丸，據說有起死回生之效。當西安事變，蔣委員長腰部受了傷，時常發疼，醫治絕少效果，老翁的徒弟杜星五，得老翁的傳授，能以醫道治疑難雜症。這時杜星五住在南京秣陵飯店，委員長知道了他，就請他去診治，居然給他治愈，原來便是用老翁的藥丸。我們拜訪了老翁，老翁對於鄙人却有特好的印象，問着鄙人的住址，過了一天，他居然光降寒舍，瞧了鄙人所繪的佛畫，說原來你是畫

，你根器很好，最好把所有的一切拋撇了，隨我周遊名山大川去，但鄙人那裏有這決心，妻室兒女捨不掉，所以直到如今尚在幹着牛馬的生活，有人告訴鄙人，劉神仙已於前年病故了，并附帶着許多奇聞，說劉善喝酒，有一次和人賭東道，他連喝了三打白蘭地，二十瓶白乾，沒有醉意。有人談起關外某館的羊肉，怎樣的腴美適口，可惜遠在數千里外，不能一快朵頤，他說，這便當的很，我來代辦，不多一回，熱騰騰地搬出一碗羊肉來，這碗上有字，便是關外某某館。有一次，人家派了汽車來接他，他一定不肯坐，說是汽車坐不慣，汽車儘管開回去，我隨着便來，及汽車開回某家，稟告主人，不料劉神仙已跑來了，他說我的雙足，速率不在汽車之下，那麼何必汽車呢！這許多話，在說的姑妄言之，鄙人也就姑妄聽之，可是劉神仙的確是位奇人，這鄙人可以保證的。

炸死於宜昌之劉仁航

在這八年抗戰中，鄙人的朋好犧牲了好幾位，最可惜的，要算下邳劉仁航靈華，他喜歡研究佛學，留學日本，曾入彼邦所設立的佛教大學，畢業後，足跡常在南洋羣島一帶，後來在上海辦慈航畫報，鄙人攝有化裝照片，名社會百面觀，蒙他惠題詩什，爲之增光不少，抗戰時，他在宜昌，被倭寇的炸彈炸死，有一班扶鸞朋友，在乩壇上扶到他，說他正在做某處城隍，這種神話，是不足證信的，他別署天養館主，著有樂天却病詩，東方大同學案，天下泰平書，七大健康法，記憶力增進法，蘇克雷地教育，他的思想很特別，認爲「人羣不如動物羣，成人不如兒童，男劣於女」，他又謂：「二十世紀之文化，